書 祭文
序 雜著
記 箴
誄辭 附錄

老雲集

人

老雲文集卷之五

書

上定齋先生 丁巳

卽日冬令伏未審函丈台體節宣萬重遠慕區區無任下誠仄聞令胤文兄有甚彌留之症想已漸到佳境是庸仰慰之至鄙一登龍門便作三十年前事三十年前年少志𣪘意以爲此一事在前門戶之計不得不從事於此事而早晩可了則庶可以從容灑掃於門屛尚未晩也浮沉塲屋晼晩無成而不知不覺之中如干志尚剝盡無餘蹉過了無聞之年已數年

矣於是乎旣不敢進一拜又不敢章爾奉咫尺之書
自齒於門人弟子之列者竊恐無得於身心而適足
爲門下之累而已槩見向道之無誠涪州還秘已有
年矣固知神明所扶道義彌光而晩營菟裘山當益
高水當益深引領南望尤倍於平昔而孫露餘生接
有多年遽又喪耦於前秋禍患隨至尋常書史亦不
能如意看討而只有一子亦無可教只將工令文字
看作家計如此而安得免爲鄕人而已哉見今世衰
道微惟門下是恃苟未能一者陪侍以聽緒論之一
二畢竟爲小人之歸甚可憂懼隣居徐君科目中人

近能回頭轉脚有意於此邊今又進拜廡下庶幾熏沐以副區區之祝

答東林李丈 耆秀

壽常景仰有若師門曾不敢章然奉咫尺之書以露無盡之拙矣不意即日伏蒙不較先施辭旨鄭重降屈年德使人有感發興起之心此可見善與人同底至意自顧不佞何以得此於大方也日夕擎讀不妨作座右銘可感可感比日旱炎漸熾伏惟南轅餘憊次第蘇境晴牕佔俾為道保重四來感冒恁地大同想不入寧淨地界否耶鑒元來田地百不肖似玩愒

性情局於所處旣不見就正於當世之賢人君子而
倀倀擿埴重與之出沒淪胥於覢覢乾沒之科如干
志尚滚到沒巳臭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佪
前却朱子之云着矣今者執事矜憐庸愚謙巳勉人
稱道太過愧汗愧汗繼自今庶幾見教熏沐芳潤容
或免小人之歸則執事之賜也鑿之幸也

答金乃錫

即因金生拜新歲書謹審蘱姑射洞天福地怳朗如
新二老仙芝眉鶴髮含飴對案令人可敬而可慕庭
有一雙皃往來於淸凉豐樂之間而騰颺輕健無異

歩曰儒是仙家子弟仰首歎羨而已君子曰易中孚之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常誦讀而愛慕之今公以十年山林之人得百里專城之養其人也哉其人也哉所謂其友洪士亘云者以是爲獻賀之狀足矣而久病未果因繼之以贈言之辭曰養親報國其義一也願公以清勤二字爲居官之符以圖報國而又永終譽同人之望也方杜門擁衾忽有一聲山梁帶故人鴈書而至惺然起坐使人借讀三兩知使君之情輸惠貺數種可感可感但老兄之手老而益纖病友之口病而益巨柰何臨川

諸賢無事還幸矣或有書面之緣可說此人之病狀
經年未脫危也餘春氣暢和身體藕健則豈無握笑
之日乎只祝榮養萬重

答元進士 錫亨

二月廿四書承圻於暮春之初繾綣十行儘出情悃
披閱生毛常在案上古人替面之說儘不虛語卽宜
拜謝而爲村沴所逐捿屑數三月始尋巢屬耳居然
秋事將半矣此時溯泗尤非平昔謹候兄體棣履鼎
休且慰且溯弟狀無可聞形貌與年俱邁志業比貌
益衰甘作山間之樵牧老兄今爲七耋之人風致顏

髮想像如仙家之老鶴晬日倍悲之敎安得不如是
也第念山當益高水當益深園林益淸趣魚鳥益犒
熟兄弟鎭日相對小友聰明强記又令人可賀楊花
燕子之家未知能有是也否賢戚業已勝弁其成就
亦何居瓊韻奉讀累翫類非俗士所可及也通來工
夫果向此理上留意耶原詩與妻孥兄弟胄孫等語
玆各搆一律忘拙仰呈自笑其多見其不知量也

與關東伯洪 祐順

士大夫平日讀聖賢書任家國之策而坎壈乎巖穴
者何限嚮使假之以一命之職庸詎無必試其學耶

伏惟相公閤下　聖朝之喬木吾黨之景星早自少時己擢高科登顯仕其所自期待者何如海內之士聞下風而顒祝者又何如今　聖人在上命之以一路之寄此關嶺民士之幸也與其草樹魚鳥涵泳聖澤丈夫建節古人所榮而尚未足以爲明公賀也軍民政事號令施爲之策自在良遂知中非草茅下士所敢效愚而關東以山水聞於天下磅礴淸淑之氣或鍾於人則巖居川觀之士安知無所謂其人哉觀風之餘廣釆而禮羅之與子舍文兄講磨淬厲則大君子開物成務爲國爲家之道可謂兩盡矣然士豈

易言哉伏惟閤下幸裁擇焉某拖書入山忍飢課究無得於道無用於世獨於閤下見知旣十年不念蟬冠之嬿敢此攅竪以修起居之禮伏祝相公體事萬加珍護以副區區之望千萬

答朴釋晦 熺鉉

即拜存札謹審先府君焚黃隔在數日感祝忻抃當復如何世世忠孝之家天意蘇衷若有神佑於其間顧此無似猥有托名之幸向來歸事無暇外念而獨於吾兄事耿耿若自已矣其後賢器來訪於寂寞之濱季難邂逅於稠座之中始聞臺啣淸秩已下於舊

日葵花之門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祚胤者可歌於兄家將事之日也非不欲趍即躬賀兼叙多少而末由如許此則情勢然也何敢望見宥耶

寄鍾兒

見書後日益富雪益積未知讀書飲啖興居之節能無所損耶中庸吾所願讀而不能多讀者汝於此已數年矣見得吾未見以爲受用之資則何幸何幸攻苦食淡古人所戒爲父者豈不念或飢或寒而有若忘之者然可恨然只將極辛苦不快活方有好消息來爲吾儒家法如何士剛聞苦濕瘇今者何居梧友

年最少能去家而旅食讀得幾許可嘉其意卽今歲除此迫勢將撤歸歸時招致下人輩示其慇勤爲可此亦古人事爲及之吾捿山已久了無所學日把心經看得數頁而已

序

九皐書院講學序

書院何爲而設也有宋諸賢盡爲講學而設也不學則無以知爲人之道不講則無以明爲學之方矣是以三代盛時設爲庠序學校以爲學者之依歸有如鳥林魚水之各得其所所學者天理民彝也所講者

詩書六藝也上之人以講學爲出治之本下之人以講學爲成材之方虞夏商周之爲虞夏商周者以其有講學也秦晉隋梁之爲秦晉隋梁者以其無講學也講學之所係顧不大哉紫陽氏所以眷眷於白鹿洞書院者此也蔵脩於此講學於此于以釋菜於先聖先師此書院之所由興而吾與之紹修郎白鹿古規也慎追之規模節目皆以講學爲本而講學之方不過是明人倫也求聖學也吾與之齒於嶺嶠者育以也挽近以來講學廢而斁倫亂常之徒接踵駢武而委之曰財力耗矣丈席空矣講學不可爲矣於乎

財力之不贍其果講學之所崇歟藉使專廢講學則
雖財如金谷奚以爲書院哉士子之講學有如飢者
之求食農者之談耕必待伯夷之所種易牙之所調
然後可食則飢者終無可食之日也必待神農后稷
而可耕則中原好田地其將盡廢而不耕耶此不思
之甚者也前年冬只將延平答問通讀於雲院居接
之日者意有所在而今我九臯書院亦先父老講學
之地也迺者陞院之後金學士禹銖公與吾儕幾人
講讀心經數編於此而留以爲院中故事豈不美哉
屬此丁亨齋會之日後生少年彬彬多文學之士而

風聲氣習因循前例荒談俚語飽歡終日則先賢之
盧其肯曰羣賢之禮饗我乎遂與諸君講論近思錄
若干編性命之淵奧精微固難以窺測衣冠之整齊
嚴肅猶有以可像答問之際討論之間宛然如周張
程朱之儼臨乎其上則雖曰丈席在座殆非虛語也
此事亶出於買田一方之意而今秋既如是明年春
又如是秋又如是無使講學之地專委之遊嬉之場
則安知來者之無傑然倡學者耶諸君僉曰諾我遂
歷書其語而爲之序

徐聖中字序

聖中徐君在正表德也日訪余於白南之僑居作而言曰在正曾以士剛字之盍爲叙而祝之如古人之爲庸代弦韋之戒善哉言乎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贊其剛健以明聖人體道之妙也坤之文言曰直其正也君子敬以直内是贊其正直以明學者入德之方也既曰正而又曰剛其有見於乾坤之義耶自聖賢道衰士之尚日趨於淫靡傭𦒥者盖久矣君賢器温柔和易恐欠了勇進果行之氣苟能宅心以正進德以剛則庶不負受中以生之性然知剛之德其亦難矣孔門諸子親學聖人而猶有以

申棖之悻悻自好當之知剛者若是之難則而況於
剛者之難見乎此當剛而不剛不當剛而剛俱不與
於中庸者然也夫以乾之剛九三之危以其過剛而
失中上九之亢以其過中而太剛也於是乎可以爲
戒而未可遽以爲表德也言近乎剛則恐或有粗厲
猛起之習行近乎剛則未必無矯厲亢爽之病以之
在家則欠於和敬以之處世則易招乖激此乃向所
云悻悻者之流之獘耶因是而奉規可乎余嘗以直
字吾而所以自直者未能皆直而直之害不直少矣
終不如中字之不偏不倚安穩停當而爲無弊也竊

欲改直爲中而未能也今於士剛易之以聖中云爾則何居焉眉先生之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其勉之哉序則吾不能旣以是自勉且以勉聖中云爾

記

梨陽書堂記

興治東十餘里有上登山山之陽書堂在焉堂之下卽所謂梨木村也東曰識春塢繚堂而南至栳村之腰而止西曰細雨坡逶迤止於村之尾塢之東一巒環翠而南停於谷口有巖石端正若搢笏因名之曰

搢笏巖其上平衍可圍坐古松植立宜名以古松流水之臺坡之西山爲鳳儀山山之南岡蜿蜒重重拱抱回首與東麓相遭層巖戴土成臺亦名以落花啼鳥之臺余於己酉之春挈家僦屋于其中村畔有梨盆不知其幾百年村之以梨名者識其實也或曰村之脊有盤巖焉盤巖之音轉而爲梨木之釋故俗呼爲梨木者此也粤明年冬乃營是堂三年而告成遠近同志之力居多焉堂凡四架東二架通而爲堂以便講誦周旋之所軒曰蒼鶊以其鶬鶊之蒼然入望也西二架分而爲二齋南曰淵氷余居之北曰

時習諸生居之種竹於西牕之外總曰園藥牕出入
恒多於東門故東曰如見門合而扁之曰梨陽書堂
堂之前措置江城玉梅芍藥牧丹杜鵑等花山之兩
岸多設舟焉茅茨十數家稠疊眼前不遮於眺望也
循堦而下不幾武淸泉瀉出於石竇瀯可數尺紺寒
可愛及村之閑又得洌泉如右兩泉之半奇巖特立
如人因呼之以石丈友人金君築堂於其傍而讀書
其中稍轉而左有洪友家卽與余同入于玆山者也
堂之處勢高朗而東南諸山平穩低軟宜於遠眺嵩
於此山曾無淸流激湍不爲無恨而兩泉盈科之水

涓涓濊濊可靜聽而不宜聒耳友人爲之鑿小塘於谷口畜魚苗於其中山水之趣於是乎略備矣顧余資器最爲曾下滚汩塲屋蹉過半生今者孫露衰敗無復四方之志矣將欲抱書入山隨分探賾做得幾年工夫而孤棲山間亦難爲計不免挈歸故里堂猶自如也有時竹杖草鞋乘興來遊則或紅綠滿庭禽鳥嚶鳴或林樾成陰牧笛相聞或雲烟連空頮瞰如銀海或雪月蕭瑟潔淨如瑤都或樵歌聞於几案或靄氣生於衣袂或一兩日或旬月焉留之與諸生講其所未講縱未見卓然可據者亦不無相長者也今

入有卒歲蘆峰之願而此去人間近可五里輪鞅罕到禾黍均豆洞府窈窕風俗淳古雖謂之閒中日月可也若置數頃田於其間不以年老而自棄期與諸君分寸而躋攀則庶或不負於是堂矣

淵氷齋記

淵氷子以淵氷名其齋其友詰之曰淵氷之義奚取焉豈非曾子所引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之意耶曰然然則吾子妄矣曾子亞聖也乃以戰兢臨履爲終身之工今吾子其能有三省之工耶其能聞一貫之旨耶其能有壁立千仞之氣耶其能有千萬吾往之勇

耶㝡考其言行曾無一毫彷彿於古人而迺敢以古聖人格論至訓顔其室而後其號有若色莊者然吾子果妄矣淵氷子聞其言凛乎若隕于深淵赧然若朝聞命而夕飮氷莫之措其躬而鬧其喙其友屬聲曰吾子此一事其或可以漸進於淵氷之工矣夫自玆以往隨時隨處若大若小恒存敬畏必如今日之聞余言而恐懼自省則庶幾可進於古人之學矣或者徒有羡魚臨淵之情而不知春狐聽氷之意則不愧于齋乎不愧于入其齋而觀其號者乎吾子念哉敬哉淵氷子拜受而書諸卷是可爲淵氷齋記耶是

歲鑿氷節主翁記

聽泉庵記

聽泉子本山野人也淡乎如水隱隱乎如雲山老益拙不能與世浮沉僦矮屋梨上上泉泉上沉潛性理日求之詩書禮樂以自遣也氣倦則登高望遠暢叙衿宇其視世人之趨走利祿不翅若蠅營狗苟高蹈物外逍老于玆環以細甃麗列以松杉楓篁棗杏層叢循階除以流山澗映帶左右逶迤灌之稻畦徑其滑以來人之之庵者其居稍邃罕聞世語獨清泉噴生石竇澄然而鏡紺然而藍滑日夜而暎天雲流入于

梳之下洋洋焉不能定名因翻然自號曰聽泉一日與兒子讀書庵中是夜月明風静遂爲掩卷起坐默然對案有聲琮琮然轉于林薄淨淨然瀉出牕戶領湍觸石泠泠淲淲警發神思蕭颯雨如也清冷秋如也琴如也嘯如也如竽如笙如語如吟不玉而潔無韻而清曲而有節細而不斷續而不煩不調以律呂而律呂自諧滌胃洗耳爽乎如醒大寐而遊物初噫廓隤之間萬籟咸吹聲音之可聽者不可殫記樂其尤也軒轅氏之咸池有虞之韶又樂之六舞魚龍儀鳳凰感物如此在人可知孔聖聖也忘肉味於百世

之下比之空山流水涓涓細細非石非金者爲何如
而不假辨論而胥壤懸然而然而自其自然觀之則
比音律巧也借鍾皷煩也操始終窮也樂則樂矣夫
豈足以樂自然哉人之言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
近自然非惡夫樂謂其非自然也明水之尚鸞刀之
貴貴其存太初也方臯之相馬超乎驪黃牡牝之外
者貴天機也着一人爲處皆非自然也夫自然之中
自然而聲自然而聽存太初而動天機者孰如吾聽
泉耶有如春之鳥夏之雷虫於秋而冬而風者何莫
非同天籟樂世無有南郭大耳不之知耳不知聽此

而徒知聽其所聽則師曠之聰吾則以爲聾於聽也小子聽之豈獨孺子之滄浪也兒子聽之忻然而對曰方塘活水光影徘徊靜焉而有無極太極之妙動焉而鳶魚飛躍之理一動一靜一聽於心則無聲之心可以反隅於有聲之泉矣易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吾方聽泉而爾乃聽心之爲可樂尙所謂聽於無聲者耶喜而爲之記

誄辭

嶔晶山權公文 並序

上之十年己未五月丁酉晶山令公卒于家

以是歲十月之丙午孝子學士君奉冠屨葬
于宗盖山之南嗚呼公卽我故說書平庵公
之胄孫也天下無義理則已天下有義理則
天下之人孰不曰先生先生也哉璧也有朞
制不敢長言以助紼謳以數行蕪語再拜而
誄之曰
東人重氏族公乃平庵的昭忠定的穆南士尚義理
公乃肖於祖而盡於國儼然秉天下之達尊兮盖公
所得於天者剛且毅身若不勝衣兮蘊於中者有千
仞壁立之氣言若不出口兮發於章者能言一世之

所共諱赫赫古家重有赫赫之行芳容貌髭髮望之
若神仙中人歸來兮於山間坐鎭流俗之迷津千歲
兮在後必有野史者出而識名臣

誄金君穉完辭 並序

金君穉完與余爲文墨友其才余所不及爲
人皙而疎眉善談論今古又慷慨有燕趙風
慕石曼卿之爲人此皆余之所不及也於乎
吾猶及見君先大爺公公盖博雅君子也卒
坎坷于世先處士趾美增光爲藝林間翹楚之
而夭於盛年君又世其家儘昆山之玉也州

城吾黨之陸海而儕輩咸推之爲前茅焉於
乎曼卿之徒出而士之喜遊者往往爲藉口
夫以之子之之才之器繩其身而準其路則
豈不誠吾黨之景星哉畢竟曼卿爲祟客没
於江南數百里之外此豈穉完之志哉莊周
之逍遥遊子長之壯遊衡岳之朱先生賁趾
之金剛聖賢豪傑古今江山之遊者何限此
命也命豈可責耶穉完有才而無命良可哀
也今年春余與上舍叔文君歸自長安語及
君噫然欲淚下者累矣上舍君曰子與吾穉

完友善可無一語以誄余記昔秋雨晉仙庄
有和君河陽曲一章追復次之以寄哀亂莊
叟所謂無與爲質者尤可悲也噫余釋完其

辭曰

河陽何所有使君偏憐河陽多河陽之水流汨汨乘
風數去輕如槎河陽之山高崒嵂連年忽却家鄉懷
應有悲歌擊劒者把手低徊未歸來山西有人天下
拙聽君嘷嚛堪垂頭任君縱橫放去朋友責恩之徒
增愁增愁可柰何知君所崇河陽曲一灑平生淚新
阡綠草今宿宿

邊君光翰哀辭 幷序

川城吾黨之淵海也讀書修身之士至今有古昔賢輩之風往往說邊君颺彥善信人也今年夏吾過海上聞君病馳往診之高閣曠然無人惟君露頂塊坐其氣穢然若槁木其色杳然若夕烟其語澁而不成其視霁而不晴已不是久於陽界人矣第見其心憂楚在眉睫不語而語意深於語也吾亦不語而不語之語君亦領之矣其夜宿于松圖燈下兩坐熀熀及君而所幾者君善人也信人也天

之厄於其身與家亦已甚矣或者悔之於其命壽而回甦之否乎歸後不幾月蘭報繼至嗚呼吾與君爲姨從兄弟也其誼不輕其情不淺客夏之行初非爲君而行而此行因與君千古之訣則其行也孰使之然哉吾猶及見君家三世矣厚德實行可謂當世石建家家法而君之兄弟三人斤斤見稱於人而畢竟無一嗣而同歸於別乎天道果何猜而然哉吾未可知也聞君以明日歸于不暘之宅使家兒而替乃父之筋力負之哉負之柰何

無可奈何而係之以哀辭辭曰

余嘗悲夫草木之零落兮猶見其實之婀娜盈掬燕鴻之飛別兮猶見雪爪芹泥之餘躅此人兮孝友而忠信獨不見一果之不食此別兮蒼茫而杳邈獨不見雲水相逢之約華屋兮軒敞桑梓兮繞宅鏡裏雙鸞兮悲咽曙後一星兮孤燭書史兮滿架僮指兮羅列所以子建之詩兮千古使人而悽惻胡不少畱兮拊摩乎長房之式穀願言深深兮其穴峷峷兮其封畢竟主其墓者而有孰

祭文

孝子洪公 重明 旌門重建時告由文 代本孫作

於赫吾宗世濟家國有美奎壁永錫蘭玉公乃其緒天姿巖嶷家庭模範師友文學義視浮雲心專愛日竭力承歡非直一節禮豈婚早意何科屑王裒廢讀陸績懷橘室不遑暇醫亦感激斷指進血靡不用極廬墓三年呼號晨夕沾渤枯血暴虎逆跡行全德備源一推百釧豆盡情著存知慤睦婣任恤忠信敬篤時惟夫人克配貞淑甘毳齊誠蘋藻是則臯鶴響聞兩朝 恩渥閭表旌門爵貤臺閣紫泥烏頭城西舊屋瓶翁撰狀星湖識錄以貽後昆俾勸頹俗逮我皇

考捿遑南服世翻滄桑門覵丹楔先人有言不肖銘
臆事鉅年曠財拙誠薄族從翊周適守是邑極意措
劃殫力營葺事若有待曷不感泣是庸重建聿追先
德梨花古洞草樹增色煌煌命旌虔揭載卜衿紳相
賀雲仍咸祝願言扶護永傳千億

九皐洞城隍祭文

自有洞里業有城隍千尋楠樹一片壇塲村閭上下
郊野中央惟神是宅歲事祈禳士安書史民樂耕桒
有赫厥靈驅除疾癘克成科第俾賴豐穰屬玆新望
肅薦馨香貍沉膏禮槱燎有光既受神惠永賽無忘

祭晶山權公文 代紹修儒生作

忠定大節說書苦心世類之以公乃欽欽 聖祖龍飛帅弁華簪寄通耿光恩渥隆溌出佩符銅坐致緋金一念闡揮四朝沈霽濟濟籲血邈邈溫音時惟我公叟手擔任泰山鴻毛輕重誰斟天地寬仁海嶼崟嶽大義無孤沛澤同湛麟鳳郊野星斗山林繼述家風韞湊儒襟昔我雲贊丈席會臨風月依舊謦咳如今吾黨遐否仙馭駸駸瞻彼瓊樓列侍昭森再拜送輀有淚沾衿伏惟尊靈庶幾居歆

祭崔進士 鳳煥 文

於乎人生天地之間者無非幸也同國之士何限而
公與吾有世交戚誼之綢繆此一幸也公於海吾於
白相距殆千里而公與吾相遇於十數里許此又一
幸也人之意氣文章或相上下於曠世而又幸及見
於公之世也丈夫有事於天下而或葬於燕越或葬
於周秦不可使臨穴一哭而今又哭公於穴玆亦非
一幸耶終古聖賢豪傑或不能成一名傳一嗣而公
早以文詞聲於國而登于庠又能有賢器而抱諸孫
安知不爲崑山之玉耶縱不無不幸者一二而幸焉
者多幸以是慰公之靈而幸望我公之鑑右於乎秋

天寥廓丹旐翩翻緫自今文章言論筆翰聲彩不可復覩於人間世耶思之涕零於乎悲夫

祭黃進士申敏文

於乎士生斯世一日而有一日之恥一年而有一年之恥七十有七歲浩然獨無愧殆近世惟見公而已壂也生也晩不及見公盛壯時節而獲見公亦二十年餘公文章淸曠筆法奇古善諧笑絶撻異人之知不知賢與愚隨遇而善處之世以是多公公以是閔世世之知公者盖寡而或以爲知公者想亦未盡知公也我不敢知公之爲何所爲而爲之抑將無所爲

而爲之者耶有所爲之而不得已而爲之者耶踈眉明目瓊章繡句飄飄倚馬則飛奕王署之才耶布冠博帶規言矩步從容儒雅則秉拂函筵之望耶擕鋤芸苗有似乎擊壤之叟穿屐觀山有似乎樵牧之侶潔身若處子慮患若孤臣平居和易如聞清廟之音讀書悲壯如聞擊筑之聲其於世間得喪榮辱悲歡欣戚無入而不自得焉於乎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公幾知命者耶同室子弟見之而未見其高後生末學學之而難學其方於乎其必有所受也夫昔我岳翁公之同門友也每誦師門旨訣輒道游楊諸公當時

旣未及掃灑門墻今焉及門諸公亦不可復見於斯世此後生之悲也公又何感一盃大吽言有盡而意有餘於乎悲夫

祭洪公燦奭謨文

日月忽其不淹兮繄我公之終祥峻霜適而宵零兮黃花憔悴而落英空山寂而草宿兮猿夜號而鴉晨降獨無伴而雲臥兮魂煢煢而惝悢念昔日之追隨兮旣忘年而忘形肇自隴翁而結契兮願永世而勿替患難而相濟兮孰云吉慶之不與喜頎頎長以入尺兮又修能之自負善談論而且好笑兮中鬱結之

輪囷順事親而友弟兄兮亦頗長於急人屢常滿於
戶外兮劍長鳴於鞘裏非齷齪之丈夫兮信傑梧之
奇士男兒志矣立揚兮夙與余而相冀龍岡書社之
團欒兮鳳山梵宮之翱遊每講義理之羣書兮或誦
辭賦之餘派朝朝瞰而夕夕月兮饔粥松明之不厭
其苦幾多促膝而讌譚兮恒與聯袂而還往山之南
與山北兮曰吾同志之相望遵竹水之窮源兮又幾
年之鉛槧何竽瑟之不相當兮歲既晏而誰知音仰
屋而長歎兮擊鋏而悲歌我爲公而寬慰兮豈知遽
有夫今宵拍吁風度兮何處焉更得來數年漳濱之

殿屎兮文季難之同歸慘慘乎不可忍說兮胡禍祟
之相繼始焉吾之不能忘兮朝思暮思而夢寐而相
遇中焉此思之少衰兮風月而思文酒而思爸三載
之此迫兮奈後日之哭無地生而只爲措大兮死也
殯而無主鄉四十之年光兮抑何辭之籍乎男子生
於天地兮奈抹撥之公如悲思叔之終鮮兮曷以濟
夫滄海一聲吞而不吐兮羌不堪乎長辭靈昭昭其
如睎兮庶幾右余尊祖

祭安公 冑晦 文

士有百行孝爲之源人有五福壽爲之元曷不壽考

維德之根假哉碩人大賢之昆巖巖其容好好其言
矜守㥾廓不淸不渾孝友淳實而厚而敦昊天曰篤
俾昌其門其賦孔完其養克存隨笑快笑境過罔跟
江山故宅鄒邦達尊旣躋大耋騰踌走揵乾養無方
肖子慈孫蘋玆後生仰若崑崙與章累控至行難攀
所恃天爵倘來如攬胡不少留鸞馭無痕克荷寵光
盍若鴒原壬戌之秋辰巳之屯乘彼南樞朝于帝閽
言念至此涕泗聲吞靑鳥載卜白駒如奔昔我叔祖
庚友猶壎實緣義重眷愛彌溫爰結新好朱隣陳村
公未及見恨結難噴鷄黍伴果菊釀崇樽荒辭告悃

庶賜敦敦

祭金公 求煋 文

於乎在昔先人之祥公爲文以酹之極道其隣比世居之誼古今存歿之悲壁也雖無狀追念先人未嘗不念及先人執友而公之文尚在案淚泫泫漬紙者數矣意道公淳古篤厚康寧耋耇天必餉之以遐齡庶幾百歲源源偵候猶見先人執友於人間世矣公又倏焉作岱山之遊於乎悲夫公之知舊族戚之哭公者皆以公而哭公而壁之哭公不惟哭公而哭也於乎世之尚日以澆矣公之事行蹈武足令傳諸後

而範其家矣不毛不皮不蠟不櫳居家以敦睦訓子以勤謹與我先人隔水相望篩㒓聯翩未見其欵欵之異於人而亦未見休休之同於人噫噫悲哉上帝之記性不如古耶其於報施之舛何哉壁也多罪含恤瞿梅不敢爲人作酹祭語而獨於公祭先人之意終不敢忘于懷今於公遂几將事之前夕心聲大吁而奠以一觴之酒伏惟尊靈哀其衷而來歆焉

祭黃命甫文

古道廢矣姻誼猶存於惟我公爲吾查尊易範古家壽考肖孫忠厚其儀純實其言友愛彌篤如篪如塤

鄉隣所共匪我私論少事工令傷我山樊兄曰我季
弟曰吾昆克勤克家乃立其門于彼南山有蔚林園
頭白心赤兩家一垣有酒相酬有饘相呑曁彼諸孤
咸與推恩載寢載興言笑溫溫自我連親舊誼愈敦
我往公來筇屐頻頻我惟蒸茗公能盤飧公曰來來
吾弟有樽見輒詡詡當飮蹲蹲隣有耘叟君且源源
我曰唯命春彼賢孫旣冠且學阿戎培根曷不胡福
惟孝之村公織新茲侈我僑軒公校園栗袖我諸豚
亹亹情話不盡眉痕孰無姻親公實難諼公有所囑
尙稽攀援胡不久視遽歸泉原有淚沾衿有懷誰噴

臯雪耆會雲燭衆喧孰知此別永返梅魂公歸不復歲月其奔窀穸在卽雲日晝昏我來祭公涕泗難擱

祭洪息叔 近謨 文

於乎我公棄斯世今周年于玆矣余既不能診之於寢病之日又不能臨之於贈唅之際於其葬也亦未及訣之於祖道之前此吾之所以耿耿結于懷歷時月而未涣也夫空山兮客散日忽忽其將暮瞻彼麓兮斜征指佳人之遺墓自玆以還西州之路不堪源源今年春又過舊館而虛拜素帷目泫泫不能舉喉閼閣不能語髭髭髩髩來就吾坐側吾亦引而置諸

滕諸君且留之宿宿于吾書塾綠陰蕭地禽鳥和鳴或以酒來飲或提卷來閱眼中獨無吾友人豈不悲哉豈不懷哉於乎吾於公爲三世難忘之交也昔於先處士之喪歲飢饑寒且沴氣燎原鄰里不能無危疑吾先子承寶而大呼入告吾祖妣曰此家事如是吾亦侍下事似難入臨吾祖妣曰汝宜往哉汝於此丈誼則先人之心友也恩則活我之父母也汝宜往哉余時方十餘歲侍坐聞命猶認其義之如是也盖公王考隴隱公南寓茲土也吾王考束修而執弟子之禮加麻於卒而遺書尚在繼而吾家家禍荐仍又

無至親之可仗而極艱危極細微事無不依靠於先處士有若友于之弟兄家也是以公之兄弟七人年長於先子者先子以事兄之禮事之年輩於先子者先子以友于之誼居之自公以下三叔季與我年相輩也每見公侍來先夫人且入吾祖母床下拜見之有若親子若侄至于弱冠之後亦不廢歲時之拜吾祖母亦或坐受其拜矣於乎此豈可與流俗知舊見謂等耶於乎吾於公墓四兄於年齒相懸而鉛槧相隨山寺野塾洛社驛亭每以功名相期許箒箸相推借意以爲驥步將展附尾之蠅亦將以千里矣畢竟

中路奄忽又無嗣姓之可以道舊者而惟公在矣公
之命道亦險矣公之天性亦孝友者矣公之伯仲叔
季次第零落極誠殫力自斂葬祭奠至於亨餁鼓釀
之微罔不親自看當以濟其艱而克勤克敏人無親
與疎貴若賤皆好遇之鄰里鄉黨共稱之不置與余
周旋於場屋者累矣一捷小解竟不利於禮部此命
也及其晚也只有一男子而托我以教督共入白南
山谷者有以也世故多絆吾亦皐焉而鵝焉朝夕追
遊之樂已不似疇曩矣公以先公之遺命用盡半生
之精力丹閣巋然於長咸之間公於是乎為孝子孫

矣嘗爲經理推置得如干土田又能分諸其諸姪子
公於是乎爲慈父兄矣諸女子若姪次第成就又見
其孫若從子孫者多矣公於是乎爲福老人矣庶幾
百年永享康寧之壽而備見其來許之昌大矣奈何
乎一疾值在時沴張熾之日使此平生之友抱千古
無窮之恨也悲哉悲哉吾嘗見觀察洪相公於洛下
稱公曰吾思叔氏可謂可以托六尺之孤者其見知
於其宗又可見矣豈不賢哉於乎公於吾尤有至焉
我喜公喜我憂公憂憂樂與同有同同室今吾於公
負之哉負之哉公亦自茲冥然漠然此非但祭公之

文爲也將以遺之後昆也故言之盈紙而不知止於乎公其知耶不知耶

祭宗君 晥齡 文

先王有制乃立宗子宗子猶君其支疇似曷不崇之非且御侮於惟我公主鬯吾祖吾祖在廟百世同堂公惟年長我乃昭行折節相推許與翺翔我非尾合公豈雷同互磨交修庶幾家風以若才資亦旣軒昂鵬程馬肆玉佩金章企余望之匪朝伊夕命與揶揄眷言泉石鋤犂種黍養芝滋蘭高節雙屐默視雲巒旣康且寧宜耋宜期胡不百年宗黨攸楷孰知今歲

仙馭難攀有懷如結有淚伊潸載含載殯一哭稽遲
日月其徂窀穸有時家値憂病薄釜葬具來市川魚
又窘溪雨像設有儀在在溜亭我來告公先祖是聽
盡如有知剡剡來停

雜著

雙葵軒朴公 基英 孝行旌褒上言

臣等謹按孝經曰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盖孝
爲百行之源而教民親愛莫先於孝故古昔聖王崇
奬孝懔表厥宅里所以化民成俗也恭惟我 朝尤
重孝理須行五倫圖繪焉讚詠焉而烏頭棹楔在在

相望其於勸民興孝之道可謂至矣臣等竊伏見大
邱故學生臣朴基英卽 端廟朝六臣謚忠正公臣
彭年十三世孫也忠正之父 贈左贊成臣仲林及
其子生員臣珣同時殉節其後冠冕相承 贈叅議
臣忠胤壬辰倡義時叅宣武之勳 贈持平臣宗祜
丙子下城後守自靖之義實爲嶺南之名家基英幼
服義方孝根天性已自學語嬉戲每以父母顔色爲
憂喜足不涉危地口不出惡言儼然有成人儀度五
歲患腰腫三朔鍼灼恐傷親心忍痛不呼號六歲其
母遘癘隨父避寓而每日至門外問起居久而不懈

其夙諳如此少治明經家貧歲險遂廢舉業專意養親服勞憚誠多有人所不堪而父母甘毳之供便身之具未嘗有闕焉或遊他方及其反面則必歡笑張舞而前詳說所經歷所聞見慰悅親心其父年高患背疽積月沉痼精息凜綴基英晝宵侍側目不交睫諸般方藥靡不用極凡可以娛耳目慰病懷者無不雜進於前及秋棗方熟一枝兩岐者無風自落綠葉朱實堪供把玩基英取而進之病榻之側其父方在昏瞀之中開睫觀曰好矣若有鳥在枝則尤佳矣基英喜其父之收拾精神擬雕木爲鳥以添奇賞適有

送一雙鳩雛者乃置兩枝之間鳩即馴擾飲啄捿止如素畜者衆之實葉光潤而不凋者至三朔其父因得寓目而忘痛病情漸退遠近来見者咸以爲孝感所致多爲圖而歌詠之瘡口久未完合常切憂遑忽有黃柒一葉飄轉而墜膝心有感焉攷諸醫書霜後柒葉果是當劑遂多取研而糝之竟致神效其遭内艱而葬也念其母性好潔躬自負沙填之壙内嘗以其先三世請褒事屢度上言竟蒙　恩典而鳴寃之夕有瑞光出於其祖遺墟　命下前夕夢雙葵與門齊高果驗兩世紅門之兆嘗爲親種蔘躬自栽培基

英死後其父有難醫之疾其二子撫蔘而泣曰此亡父爲親而種者庶幾有效曰用蔘膏蔘盡而病蘓此亦基英之孝推之身後而必盡其未盡者也臣等嘗見今之言孝者輒以割股斫指之類以爲驚世動俗之資然曾子老萊之孝可謂人倫之至而亦惟曰養志也悅親也推此以觀則孝子之行不在高遠難行而實在乎日用常行之間矣今基英之孝幼而謹身跬步不忘其親養則致其力務悅親心躬親樵爨遠追於負米棗鳩桑葉有類於夢藤遺墟瑞光門楣夢葵感應之理捷於影響此豈非篤孝純誠之致乎其

爲先之誠事親之心無愧古人可傳靑史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基莢之孝可謂求之於忠臣之門也臣等同居一道常所欽慕士林僉議枚擧實蹟屢呈營邑及繡衣而尚未仰徹於　纊旒之下此臣等所齎鬱悒也玆又相率齊籲於　淸蹕之前伏乞
聖明監先王之孝治體　列聖之勸孝俯循輿情亟
降　綸音故學生臣朴基莢施以　貤贈之典伏蒙
天恩

東國沿革表

九夷之初始有神市一元之會並立檀君檀君建國

之年肇基於唐堯戊辰之曆箕子受封之歲乃在於
周武己卯之春自檀君至箕子之興一千有二百餘
歲由箕子以及箕準之敗四十世九百餘年漢惠之
時不幸甚矣衛滿之罪其有窮乎（衛滿誘箕準而奪之國）四郡
定封疆元封年間有屯藩浪菟之號二府置都督孝
昭帝時改平州東府之名赫居之新羅始於五鳳之
世溫祚之百濟起於鴻嘉之年至若朱蒙之句麗乃
在建昭之世界神檀箕此所謂三朝鮮也羅麗濟亦
豈非三雄國哉逮夫唐之滅濟麗統於羅而甄萱裔
高麗繼以統合矣東方復爲大國焉三韓氏之分封

大小各異六伽倻之建國雖廢可稽金海駕洛國之
永傳四百七十載高靈大伽倻之綿𧫴五百二十年
江陵爲穢之都乃降於漢武春川有貊之號已自秘
周時松壤在今成川之壃若人居古悉直之地所謂
挟餘之國豈非檀君之孫扶餘羅濟合而爲一之後
神文置列郡於濟南景德定九州于境內遼沙之地
界屬中國之郡縣焉東北之邊陲爲靺鞨之部落矣
試嘗歷攷于句麗之舊土未能盡入於羅氏之封壃
其在前朝十道三京設置於成顯五道兩界更定於
睿宗岊嶺以西縮國千里而西京復歸忠烈之得於

元人可見三國之北淪沒百年而北界還屬桓祖之
破了彎城何如盖前朝幅員西北限鴨綠之江縱不
及高句麗之境東北至先春之界反有過高句麗之
況且觀濟州地之圖古稱耽乇羅之國貢于羅服于
濟只是附庸之邦三屬元三屬麗貢自毅肅之世惟
我 聖朝合一統而奄有分八道而惟均鍾毓會富
四鎮官漢太祖其以沛爲沐之意閭茂慈虞四廢郡
周太王不以養害人之心以言都邑之美卒本九都
平壤長安等六州句麗七百有五年之基業尉禮漢
城熊川泗沘凡四府百濟六百七十年之經營耕居

則基於徐耶伐而三姓以之相傳前朝則邑于松岳下而二京欲爲遷卜言念其聖之定鼎郎是檀君之古都若我漢陽則負華山而向漢江地利類崤函之固左關嶺而右渤海道里有鎬京之均若言通中國則塗山列玉帛之儀扶婁之服禹教遼東接長城之界箕孫之畏秦威土物獻輸馬韓之內附晉室璽書敕賜濟麗之臣服唐家仁義文錦之褒明皇寵貺於羅主試士手札之典宋朝優待於前朝逮我 聖朝之事大愈勤幸賴 皇明之扶危盆力 宣祖有萬折必東之訓 正廟贊一部尊周之篇聖子文孫永

保小華之綿業忠臣義士咸仰大明之遺風

先考處士府君遺事

今上十三年二月三日即府君覽揆之辰也小子在憂服中不勝昊天崩隕之痛追慕府君平日事行略叙大槩以爲子孫示府君生於 正廟丁未歲越翊年王考下世祖妣孺人教養有節自五六歲時便已行素於先世忌辰嬉戲亦不與女子僮隷共拾棗栗雖一兩箇心曰用之於祭需性廉潔一物不以非義取受學於季父處士公公方年少性急擩楚打罵律多過度而不敢有憾惡色然亦難於進就學業矣十

餘歲遊姑叔菊軒權公思溥之門受論語大學等書以贏糧之難不一年而還至老而往往習誦其多少章曰吾若數年於菊翁之門庶可以從儒士之後此乃平生之恨也十五歲冠而醮洪公彝寅即祖考溪交也其於醮禮洪公實帶行行過去來巖巖崖陡斷可畏洪公使下馬徒行曰此處危險汝須愼之蓋四十餘年未嘗騎馬過其處不肖自幼陪侍来往於渭陽府君誦洪公之言又曰世間音險有甚於此汝須體余意也歲甲子移居于龍岫之陽舊廬曾經煨燼材瓦蕩委府君貧無以鳩得率奴隷若干輩入小白

深處經風雨晨夜艱闘斧斤以成堂室奉養祖妣務盡誠力家素貧乏無以備甘旨每憂見於色出外得美味雖小必袖進餕膳之餘擔必焙煏留貯以供祖妣有宿祟沉淹累年府君殫誠醫藥竟至快袪祖妣年齒漸老府君與母氏逐年蚕績以吐紬備具壽衣服盖吐紬世稱利地中也歲壬午丁祖妣憂喪葬祭奠必以禮晨昏必泣血哀毁盡情不脫絰帶不食菜果三年不食肉瘦削如臬幾不能行步鄉里同辭稱之曰孝子也承祀事雖不贍必致潔齊素與人不曾爭鬪亦不爲俯仰但正色以遇之有不可犯色寡言

語愼喜怒鄕人之雖好戲狎者不曾以慢褻語及之
是以人亦不甚親之而亦鮮有不愛敬者也洪公之
喪鄕人疑爲時沴而不相問府君曰是丈覩我以故
人之兒吾不以先人之故人視之耶祖妣曰汝言是
也汝須往府君承命匍匐以成其愼終之節士大夫
知其誼者咸難之先是吾家搶桑之際鹿洞李公以
朴孫看護甚至尙今有難忘處及甲乙大侵之時穀
貴斗米三百走書來急曰幸得數包米送將後日
報價許不則無生府君曰此家吾何忍忘吾無穀有
門內穀包吾寧債負如其言輸送之又未幾咸昌重

表從叔祖李公來曰家眷盡爲飢餓死未有可生之
路府君卽又以門穀輸送之府君喫松皮菜根生受
圖活債負如積不必槩意自此家計益蕩然處之不
甚憂呂原黃公董漢夫人府君姉也只有一乳子而
夭於祖妣目下府君盡力庀治以慰祖妣之意乳兒
無以保養時不肖生才幾月使之分乳而啗之撫之
恤之靡不用極以祖妣之鍾慈猶恐有損於不肖之
養也不肖生質至魯且倦又被祖妣撫愛之隆漫不
向學府君夙夜詔教每曰吾之失學生平之恨也汝
必勤謹成就少慰此心自此非甚不得已事不曾出

入至於農圃之董亦從此而漸踈専意勸課爲事不
肖讀書則府君向案而聽之不肖誦課則府君隨而
徃覩之若善誦則喜見於色若不通透則必責而撻
之徃徃至流血而府君輙對案不食或至終日日以
爲事不敢有一日放課不敢爲雜技浸戲不肖稍能
作字府君輙於田原隴阪種養楮生竈旣多有不煬
而不肖文墨之資嘗使有餘一日將一匹綃以免租
稅之急而將送諸市見有黃毛十餘尾盡其錢而易
之進士徐公（成烈）嘗贊歎曰此只知教子不知有他
事也不肖稍稍粗識著述先生長者或稱其可教則

府君每曰渠何能乃爾不會有一言向人稱道也不
肖年饉長而冠也遠近或有願附者而黃公栻漢文
學君子也府君不問俗節之如何亟許以婚媾曰今
而後得汝師也在家恐撓奪於工令每使棲寺雖凶
歉窮傢糇糧常繼送矣聞大坪柳令公家居講學命
不肖曰汝雖從科目亦宜從大方遊以定趨向又余
之望也不肖以命往拜而還府君曰門戶之責甚急
汝須一意業工待了一事然後從吾所好也自玆以
還不肖科擧之行專心佇待每及聞榜時直到竹嶺
必待的報而後乃還不肖偶得大小解額或與舅壟

聯名府君意以爲庶幾遂志願不肖輩誠孝未到至有三刖而府君奄棄不肖輩哀痛隕結不知所以爲言

先妣孺人昌寧成氏記事

己酉春奉先妣几筵移寓白南村是年夏五月雨甚終日霪淋無人對唔因念先妣事行之萬一抆淚叙次以寓蓼墻之慕耳於乎儀容極端莊言語極慈詳針線紝織極工妙朝晝晨夜極勤敏以 純廟壬戌歸于先君子先君子早孤祖妣素多病家計寥落無以供朝夕先妣日事桑麻紡績由來積債無不備償

許多醫藥無不了當祖妣宿祟自此快祛而先人亦
常病重症邀醫鍼藥凡三年先妣未嘗一解衣就寢
殫誠竭力以至蘇完莫非先妣之力也事祖妣盡孝
奉先祀以誠祖妣每言吾見賢婦以來舊病條去而
家道將興吾之深願遂矣不肖輩次第生長育養之
節文墨之費勤勤孜孜不曾有一息之暇害人之言
未嘗出諸口懈惰之容未嘗見於色祖妣壽衣服手
自繭績以稱情禮皆窮家之所難辦也逮夫十餘年
大荒之餘五六次昏娶之際瓶無貯粟機無尺布艱
關經過思之掩抑而已乙巳冬先君子奄見捐背纔

過三年氣力猶康健精神益清明至若細針纖線錦帛之衣皆親自縫裂於燭下見之者皆以爲百歲享年戊申夏不肖幸得蓮榜彩衣歸侍感喜交至而獨幸神觀筋力勝似於前不肖意以爲庶幾無恙從當決意奉養莫追於先入餘憾或可以小售於老慈矣天不我吊至於此境使不肖輩終抱天地難逃之罪哀痛罔涯不知所以爲言

老雲文集卷之五

老雲文集卷之六

雜著

太極圖說解

無極云者無器與形也太極云者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也以其無氣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是以朱子曰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

之可言也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至哉言乎其曰無極非眞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而如老子莊子無窮無極之謂也其曰太極非有形狀方所把作可見之物而如北極屋極可指可覩之物也然則何謂無極天地萬物之理初無形聲之可見也何謂太極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備具於這裏也太極之上非別有無極故必着而之一字以示夫無極太極之不可分

別言之也
太極動而生陽者何謂也太極本靜纔說動時已帶
得氣來則生陽者乃理氣交配而生也非太極獨生
之也若以這動字專屬之理一邊看則生之者亦專
屬之理一邊看耶動之生之者氣也所以動之以生
者理也陰陽未生之前專是太極陰陽方生之際理
氣已與之配合而生得陽生得陰也然生陽之先於
生陰者何也以其尊陽而卑陰耶果有陽先而陰後
耶太極本靜本靜之時不消道動靜不消道動靜則
無論陰與陽不成說生而氣來配理然後本靜者始

動而動處自生陽動極而靜處自生陰也旣曰靜而生陰則未動之時疑若可以生陰而未動之時混是理也不合理氣說則斷不可謂生陰而理氣配合之初其必有動而動卽是陽故曰動而生陽則太極非有意於先陽而後陰也只以理配氣時動先於靜也要之易之乾坤以乾爲首乾之四德以元爲先者聖人豈以無其理而故爲之首之先之以爲假說之辭耶陽先於陰槩可見矣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何謂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何謂也太極涵動靜之妙動靜爲陰陽之機則未必先

動而後靜若今日明日之有先後也今夫太陽方午之時純是陽也待到未時陽已消一分則陰之一分已根於此矣到得申酉時陽已消二三分則陰之二三分已根着於此矣至夜亦然互爲其根之句豈不是善形容處耶不可說消盡陽後方生得陰消盡陰後始生來陽也互爲根以合底說兩儀立以分開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者何謂也天之生水生木生土屬之陽地之生火生金屬之陰然水木與土非獨陽生之也陰與之生而陽之氣較多曰火曰金非獨陰生之也陽與之生而陰之氣較多故曰陽變陰

合以明夫陰陽變化交合而生之也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何謂也木爲春而木生火火爲夏而火生土土寄旺而生金金爲秋而生水水爲冬而生木又爲周流無窮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何謂也此從出處推上去也五行所從出非陰陽乎陰陽所從出非太極乎以其具萬理而無形器故曰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何謂也性卽理也理卽太極也所謂各具一太極也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何謂也眞以理言精以氣言眞之義也可見無極之爲眞實無妄也精猶言百物之精也可見太極之不離乎二五也無極二五之眞精妙合自然凝成此以氣化者言之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謂也以氣言則陰陽以理言則乾坤若曰陽氣成男陰氣成女則自與理不相干而必曰乾坤然後乃可見理與氣合而自然成之之妙也道只是形而上者之道男女只是形而下者之器而這道字當以一陰一陽之謂道之道字看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何謂

也二氣云者男女之氣耶陰陽之氣耶男女之氣即陰陽之氣而但至此較多男女之氣上說待到萬物生生而變化焉則無極太極陰陽五行氣化形化無所不化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何謂也秀與靈就氣上說而得其氣之秀而靈則秀與靈處自有是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

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何謂也形形質也神神氣也陽動陰靜而形質旣成神氣發生似不可分屬陰陽然分明是形生於陰神發於陽而陽善陰惡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何謂也形既生矣而五性感動於形氣則是觸外而感者也神發知矣而五性感動於知覺則是由內而感者也有如耳目口鼻之欲未必皆善惻隱羞惡之心可以爲善故曰善惡分萬事出矣五性感動卽生五行之象也善惡分卽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卽萬物化生之象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何謂也中正仁義人生固有五常之性則不待聖人定之之後有之而惟聖罔念作狂故必以中正仁義定之然後善惡之分而不定者定而爲純善矣萬事之出而不

一者定而爲一致耳定如安而行之之義程子定性之論未必不原於此不言禮智而言中正或曰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云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此是先儒定論不敢立異而強解主靜乃太極之本體也主敬之工夫也太極本靜而爲太極則聖人之主靜豈不爲人極乎主靜云者已不是偏於靜也涵動靜而但以靜爲主耳然主靜非爲立人極也上包了中正仁義然後乃可見太極之全體若以太極專主於靜而不能動則何以生陰陽乎何以生五行乎又何以生萬物乎主字當深著看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何謂也言聖人不假修爲而自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與天地混合無間矣

君子未至乎聖人者也小人不知有此理者也修之者修其固有之性也悖之者悖其本然之性也修之而爲君子則不亦吉乎悖之而爲小人則不亦凶乎吉凶不專以禍福論也易以吉凶言者盖多

天地人之道皆指理而言歟指氣而言歟或言理或言氣歟兼理氣而言歟若曰指理而言則陰與陽柔與剛皆氣也若曰指氣而言則三箇道字皆理也人

之道曰仁與義恐是專言理而同言天地人之道不應立言之有異同也然則陰與陽之理乃天之道也柔與剛之理乃地之道也仁與義之理乃人之道而兼理氣該體用而言之耶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謂也由無極而至於生萬物此非原始乎從生萬物上推去本無極此非反終耶原始則知生之道反終則知死之道耳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何謂也此圖卽易有太極之義而推明之也大哉之意不但原始反終之故也自聖人天地合德以下至死生之說統之爲大哉之義也

大哉之大卽太極之太字也至矣之至字卽至極之
意而非太極之極之義耶
圖之左旁書陰靜右旁書陽動者何也若以東西言
之則東爲陽西爲陰而若以左右言之則右爲陽動
之方左爲陰靜之方也或曰圖卽象天而仰觀者也
試如其言則東西換而東變果爲陽動西旁爲陰靜
豈不妙哉其下乾坤男女圈亦如是
天一生水而置水圈於陰靜之下地二生火而置火
圈於陽動之下金木圈又易者可見陰陽之交易化
生之妙

無極太極二氣五行合爲乾坤健順之德而成男成女則此乃生物有形之始也未有生之者而自然成形故下一成字以別於形化

圖與說豈濂溪周子手書與程子而未嘗說與人其意以爲非程子無可授者程子受之而未嘗說與人其意以爲不敢受之亦無可與道者於乎圖何敢言說何敢言哉

西銘解

上段 易師卦大君有命大君指天子○胞生兒褁也小弁註獨不處毋之胞胎乎○肖字韻會云骨肉相似漢刑法志人肖天地之貌

乾稱父坤稱母者所以明萬殊之一本也乾道至健而位乎上有萬物資始之妙父道也坤道至順而位乎下有萬物資生之功母道也然則不曰乾爲父坤爲母而必着穪字何也曰此以分殊處說故著之穪字而稱父稱母之中自有各父其父各母其母底意若以乾坤直爲父母則恐或無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者乎不以乾坤穪爲父母則何以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底意乎既以乾坤穪父母則我固是乾坤之子而天地之氣是吾所受之體也天地之理是吾所賦之性也物吾與以上以並生之仁言之顚連而無告

以上以推行之仁言之同胞吾與之分固有民物之分殊而同胞之中已含有分殊之意大君宗子家相之分固自有君臣分殊而又可見宗支之分殊矣又可見各安其位各稱其職親疎尊卑等位嚴截井井有不可犯之意尊高年慈孤弱長幼之分殊斯可見矣然高年在人其長在我孤弱在彼其幼在此亦豈無人己彼此之差等乎聖其合德者乃天地之聖子也賢其秀也者乃天地之賢子也天地本豈欲分殊於聖賢父母亦豈有偏愛於兄弟乎同一天地之性而有性之反之之分同一父母之子而有克肖不肖

之別者非天地父母之心也乃人子自修之如何耳下段所謂知化窮神非聖之合德乎無忝匪懈非賢之秀也耶舜禹曾三條純聖一邊說顏申奇三條從賢一邊說聖賢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也父母愛子之心也是以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云者曷嘗無其理而假設爲張大耶始曰民吾同胞終曰皆吾兄弟同胞者兄弟之謂而兄弟者同胞之意也此與中庸始言一理末合一理之義相爲表裏而不過是盡人倫而已何以言之予茲藐焉丁寧是乾坤父母之子則父子之倫也大君

太臣君臣之倫也乾父坤母夫婦之倫也吾與者儕輩之義而天下兄弟實兼朋友之倫高年孤弱正是長幼之倫而五倫於斯盡矣其曰聖人人倫之至者非耶盡倫之道惡乎始曰孝者百行之源也故下段專就人子事親上說去

下段 左傳渾敦窮奇檮杌三族皆不才子世濟其凶增其惡名詩王欲玉汝是用大諫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不言用工下手之處則窮高極遠而恐於道無補也故下段歷言人子事親之道以明事天之如事親也自于時保之至匪懈反覆言盡道不盡道之分自惡旨酒至伯奇引古人以實其

語盖人生於天地盡道以事天地然後方是箇人子生於父母盡道以事父母然後方是箇子也攢渠文字功實有味段段必引人子事親之語而結之翼之一字原於以燕翼子之意而匪懈字尤爲功妙詩云夙夜不懈以事一人孝經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卿大夫之孝也舜禹曾顏申奇其地位人品不啻天地之逈絶疑若不可謂各盡其道也然退溪先生曰當初張子非謂此等人盡道特借其事以說事天人分上而言則當作盡其道說不應與舜禹分別人品以不盡道義和泥帶水說了然則林隱之並着於盡

道圖上不須疑矣末段是工夫而富貴福澤貧賤憂
慼復從天理上說去者何也曰立心須要如此箇中
方有大工夫在若孔子所謂貧而樂富而好禮子貢
所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者也篇中九箇吾字可以
見萬物之備於吾而洽好充足無一毫求諸人底意

東銘解

戲言戲動之害必至於長傲過言過動之害必至於
遂非而長傲者必遂非遂非者必長傲然此有故失
之別戲言戲動則故而曰不故者也過言過動則不
故而曰故者也以此看得則遂非之害爲尤甚此亦

如西銘上下段之碁盤下碁上段似是泛論下段似
是證擧

訂頑砭愚辨

頑仁之反也愚智之反也訂頑論仁故着頑字砭愚
論智故着愚字訂證也似是看訂底意砭鍼也似是
鍼灸底意訂有攻治之意砭有開發之意頑者當攻
而後成愚者當開而後明伊川以爲是起爭端改之
爲東銘西銘盖以爲目世人以頑愚恐起爭端又有
一義二銘文義奧博後學之探賾者恐起爭端兩說
並存之不妨

小學圖後小說

學以小名對大學說也由小學而培根達支德崇業廣則斯爲大人之學也是以朱先生必以窮理修身斯學之大等語歷叙於題辭中以示小學大學相待而成底意今按是圖不過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而已而又推其說以稽古人之立教明倫敬身而采其嘉言以廣之摭其善行而實之小子之學必須教之然後可以知爲學之方故首揭立教而教之之道只是明人倫故明倫次之立敎也明倫也要不外乎敬身故敬身次之孟子曰修孰爲大修身爲大中庸以

修身爲九經之本則敬身一關爲小學之樞紐而敬又聖學之成始成終者也所以大學一篇以敬爲主向所云相待而成退溪之訓豈欺我哉而弟子之職行有餘力必須學文以考古人成法也故此又稽古嘉言善行之爲次序者然也正如西銘下段引崇伯子以下以實其事之意也於乎吾輩亦嘗學小學云者也回顧一生所得者章句而已口耳而已無一有補於身心徒抱白紛之歎歲月之已逝固不可得以復追終無可由之路而爲小人之歸哉盍於大學或問論敬之一字而求之也

大學圖後說

大學一書有本末有體用有體用之標的有知行焉有推行焉有始終有工夫有工效焉今以圖考之明明德爲本爲體新民爲末爲用止至善爲明德新民體用之標的格物致知知底事明明德之求知至善之所在也誠意正心修身行底事明明德之求得止至善之事齊家治國平天下新民之求得止至善之事自格物至平天下以工夫言之物格知至明明德之已知至善之所在意誠心正身修明明德之已得止至善之序家齊國治天下平新民之得止至善之

序自物格至天下平以功效言之知止爲始而明明德新民之知至善所在之效也定靜安慮四者自知止至能得之脉絡皆以效言之能得爲終而明明德新民皆得止於至善也夫三綱領約而盡之而又益之以八條目經一章備矣而又條之以傳十章程朱氏作而猶恐後學之不得其旨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而猶或有未盡又有如格致諸條等文字又有章句焉又有或問焉諸儒又有註疏焉至我國初陽村權先生又爲之作圖三綱八條體用本末知行始終工夫功效宛然在目有如河圖之復出退陶

夫子又爲之劄子並與聖學諸圖獻之扵 穆陵之世惓惓乎作聖出治之要盖自孔曾爲後學闡斯道其心一也如欲求之則經在茲傳在茲章句或問又在先儒註疏又如彼其詳且盡矣圖又如日星之麗天孟子曰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耳

白鹿洞規解

白鹿洞規者朱先生揭示書院學者者也學者之事豈不是千條萬緒教者之事豈不是千言萬語朱先生不過曰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而已推其學之之序亦只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而已則

不亦淺近乎哉而只爲初學者設耶今夫五倫之目雖蒙生小子頗能習誦之博學等五者俗儒世士亦未有不知之者洞規之云云者非謂知之難而眞知之爲難眞知之非難而知之而行之爲難行之而至於恰好處爲尤難耳先生之意豈欲使學者徒爲口耳誦說之資耶古之爲學不過知斯而已卽從眞實平平地頭移步去非若異端之騖於虛遠漭著之際而無着手地也是以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學矣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洪範

是何等大經綸何等大文字而總之彜倫言之五教之目淺言之則初學之事極言之則聖人之事亦不過是而博學等五者又可見知行之兼該而箇中有無限大工夫在卽此五者而學焉則高而爲聖賢下而爲善士皆可以得之於此矣願與諸子試從事於斯語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窮理之要而大學之格物致知文言之學聚問辨是也篤行二字包修身處事接物之要要之盡欲使學者講明義理以修其身推以及人故槩就其根本田地上說未說至道之全

體然而只從博學以下以致知從篤行以下以力行焉勉勉循循焉則所謂徹上徹下成始成終而道之全體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言忠信行篤敬固是在我當爲的事而亦處世容身之妙訣

忿不可懲乎忿而不懲則亡身敗家容易在一朝而忿而懲之則水流雲飛天下都無事不亦善乎不亦善乎慾不可窒乎慾而不窒則如泰如楚之無有窮已縱使如慾一戰勝齊非君子之事而況有命斷不可如其慾乎遷善改過乃學者第一奇特事也善非不

知而遷之爲難過或自知而改之爲難然則善固終不可遷而過固終不可改乎果使好善如好色遷之必不難知過如惡臭則改之必不難噫吾輩終是知字上透不去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微處言之未說到衆人陷溺處則所謂利字豈以和義之利看了不可作貪慾之利看了而這謀字亦只是有所爲底意而非爲營求之謀也有所爲云者只是必有意向之謂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爲仁之方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爲仁之功益親切有據須將西銘看久久自然見得
此意思也

心統性情圖說辨

兼理氣通動靜該體用者心也知此則心統性情之
義不待多言而可知矣林隱程氏於圖只言惻隱羞
惡等情不言喜怒哀懼等情而於說則乃先以七情
言之而其下直以惻隱等四者承之林隱之意只以
情上言之則四端固情也七情亦情也故混淪言之
而不曾論四七之辨也亦不論善不善
中圖專就善一邊說其爲圖惻隱等四者在內圈喜

怒等七者在外邊徵示理發氣發之分耳心性圈內圖仁義禮智而書仁字於左旁書義字於右旁禮北智南位置不合何也盖心性以入身上說也今以此圖倒貼我心胷上從外觀其位置則方覺得方位之穩當矣

下圖最爲詳備可以見如此爲本然之性如此爲氣質之性此爲四端此爲七情此是理發此是氣發次第條理井井不紊政所謂盡出天理者也今按圖究玩庶幾用工之有着手地非李先生其孰能與於此

仁說圖解

朱先生嘗語仁以心之德愛之理此專就人身上說而今曰天地生物之心者移一步推仁之原而說也不曰天地生物之心則無以見仁之全體至大至廣之妙不曰人之所得以爲心則無以見仁之在我由已不由人之意矣然心者合理氣說也理固是仁而氣亦可得以言仁耶偏言氣則氣未必專屬仁而合理氣說則理之純善處氣亦與之純善今夫春生萬物之際理與氣合而氤氳坱圠理亦生物之心也氣亦生物之心也有如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則天地生物之時理固是仁也氣亦從而仁也是以四

端理發而氣隨之而惻隱之心分明是仁則氣亦可以言仁斯可見矣天人性命之際體用動靜之間涵育渾全周流貫徹無所不統無所不通則此非偏言之仁也即全體之仁也仁之在我其體甚大其用甚廣朱子此說正與横渠西銘同其體用西銘是爲仁工夫而首之以乾坤性命之原仁說是論仁體段而本之以天地生物之心則於乎仁固在人人自不爲爲之人亦天地不爲人而非人也爲之之道不過曰公也愛也孝悌也而已定性書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所謂公者體仁之意也有曰仁主於愛而

愛莫大於愛親有子曰孝悌也者爲仁之本西銘既是爲仁之道而且以事親之道段段提諭如欲爲仁盖就西銘一圖而玩之則所謂公則仁仁則愛孝悌與恕與知覺皆有著手處耳

敬齋箴圖後小叙

朱先生歿已千年矣藐然後生生海東萬里之外一足獨不及武夷隱屛之間一聽棹歌欸聲爲平生之恨而況於儀刑警咳之邈然徒抱高山景行之息而已今寓寄山谷間晝永若歲室靜如淵尋常只將聖學十圖逐日課程隨力翫償合下田地滅裂旣無浸

淹之工又無明師賢友以爲之講磨於乎恐終無以窺得一斑也夫讀到敬齋箴百回觀贖一心傾慕先看其銘且看其圖自然使人斂衽而起敬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積日如是之後動靜表裏之際弗違交正之方宛然如先生之在目也正衣冠尊瞻視先生之儀刑也足容重手容恭與夫出門承事戰兢洞屬分明是吾先生七分影也主一無適之教須臾毫釐之戒丁寧詔教不啻若聲響之親聽雖曰先生在玆可也繼自今庶幾竭盡駑力願爲朱先生弟子足矣

太極圖疑辨

太極圖右邊書陰靜左邊書陽動曾疑謂左爲陽動之方右爲陰靜之方也久久看来看去恐未洽好盖非分書也乃橫書也然則當讀以陰陽動靜而不可以陰靜陽動讀之也是以右邊爲陽而東方非陽生之方乎左邊爲陰而西方非陰生之方乎然則右二黑中一白爲陽左二白中一黑爲陰爲兩儀故說曰兩儀立焉者是也若以右二黑並左一黑爲三陰以右一白並左二白爲三陽則不當兩儀又不當四象直與乾坤六爻無異恐非先生本意若以橫書爲立異云則莫就本圖左旁註中○本體之下仔細看玩

則先說〻者陰之根云者丁寧是右邊白處說也此豈非陽動乎然後陰陽動靜字之攅書者可謂的破無餘矣姑書之以俟知者

太極圖疑辨後跋

余作此辨有年矣後因讀河圖洛書諸說潛究其象不覺儻然遂作而言曰河洛之象皆以小陽三點置之左旁此盖圖書之位自北爲主而觀者亦由北而觀之則左旁爲右也爲右則右實非東方陽動之鄕耶然則極圖原於河洛而左邊書陽動者只以自北而觀之故也不是左爲陽動之方也又不是以西爲

左也實指右也指東也右邊之書陰靜左邊之書陽動者不待多辨而無疑矣是以退老先生其於天命圖說中詳之盡取而善讀之

心學圖辨

余借人心經而讀之轉轉借人本不知爲誰家冊子也就觀心學圖下細書栗谷之說曰大人心乃聖人之心是不動心從心之類何以置之道心之前本心則雖愚者亦有若大人心則乃盡其工夫極其功效能全本心者豈不可用工而自有耶且以遏人欲存天理分兩邊工夫已爲未安其工夫次第亦失其序

心在與心思易置愼獨克復心在之下置求放心爲失序正心是行而屬乎省察未安盡心是知而屬乎涵養未安此盖栗谷所以往復於陶山者也嘗見退陶答栗谷書曰使程氏爲之言曰欲全其道心者必先有大人心欲其有大人心者必先得其本心又曰欲求放心者必先要心在欲要心在者必要克復云爾則叔獻如是出氣力攻辨而欲去之可也今其說止於云云則豈盡以用工之次一一分先後如叔獻所攻者耶其心圖上下六箇心只謂聖賢說心各有所指有如此者云云安有工夫之可分先後耶故程

氏自說止如此未嘗及於工夫功效先後之說今來
諭云云豈不爲程氏所笑耶作圖之勢有不得不然
者非謂如大學條目之有工程先後也故程氏之說
但舉愼獨以下爲遏人欲工夫而終之以不動心戒
懼以下爲存天理工夫而終之以從心而已何嘗曰
欲爲某者必先爲某或先由某而後至某耶求放心
之在第四此中亦有詆訾然若將此句只作沉泥粗
粗爲學者始初路頭一番過關過此以後都作筌蹄
看不與於精底工夫則不可始之固在此終之亦以
此程氏叙次之意也叔獻前後論辨每把先儒說壳

尋其不是處務加貶斥云云於乎後生末學何敢與
論於圖書而世儒或有但見栗谷書不見退陶書則
未必不以程氏爲非而以栗谷爲是信手細書如此
冊者亦將有之矣於是乎略取退書而以爲辨云爾

警學

余今四十有九歲矣日讀古人書非甚不得已事不
敢廢書毋任倦怠而屬此衰暮學不加進要之志不
篤而無所入也壬子季冬之六日大雪終晝方欲病
卧猶閱朱子大全謾記中有釋氏清草堂者有名叢
林間其始學時苦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貓之

捕鼠乎四足掘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淸用其言乃有所入朱子曰彼之所學雖與吾異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噫士君子爲學獨不如一叢林者徒耶勿以年老而或怠專精篤志有如猫之捕鼠則安知不爲此邊人哉因書以自警

箴

訓子六箴

辛亥歲除塊坐山社悵然有歲暮窮廬之感回顧平生悟既往之莫追懼其終之亦已遂

作訓子六箴以授饒兒第一章統言戒懼之意第二章言事親之意第三章言居室之意第四章言師友交遊之道第五章言言行第六章言讀書汝其念哉

天高地遠無窮者慈愛汝漸大懼汝漸癡瞻彼日月其疾如馳我作箴語毋敢或褻

右言戒懼

事親多節以順爲先父兼師道恭敬周旋毋曰細微敢以自專餘毋尤難就觀盡二親爾諸父每念理義

右言事親

夫婦之間實難處正情昵所牽威儀易病勿任其情
勿激其性勉以勤密示以孝敬肅慎甫躬壽福來併

右言居室

以天子尊猶然尚齒敦曰吾曹不恭敬止必就有道
事之如親朋友講習先勅其身念昔平仲善與交人

右言師友交遊

汝言必謹汝行必危毫忽罔念悔吝莫追快言恣行
鮮有不癡我無可教汝觀近思汝有令譽我永有辭

右言言行

讀書有道博之約之深味其味可以忘飢聖賢在此

功業在茲曷不勉勉恐失其時無若汝父老矣窮居若言讀書

自警箴

辛亥除夕旣作訓子箴壬子元日又作自警箴凡八章章八句

五十無聞其終也已聖賢有訓豈欺我爾血氣將衰志業亦峙以之甘心曷不甚耻

在昔武公九十有五猶加箴儆風聞終古汝無曰老尚可勉勵從今其始四十六歲

早起冠服進拜祠廟肅躬入內誰誰言笑戒勿乖和

戒勿惰弛其身不正妻子何視
還坐几案淨對書史洞觀今古深探義理操存省察
戰兢臨履日有課程以盡餘齒
教誨爾子無敢作輟心傳口授左提右挈有如師弟
互相起發其志欲大其言欲訥
愛爾諸弟責在其兄善爾宗黨道達其情朋友有善
識心好之俯仰無愧心曠神怡
出入要罕耕稼要務惆汝透潤祭養誰具必謹租稅
以備需用勤勞是福宴安是恐
事無巨細必思古人古人在養警咳如親日積月累

豈無其臻儆守此箴抑戒與隣

知非八箴

今年元日余任自儆八箴以爲勑身補過之計忽忽已除夕點撿心身不見有銖兩之進而頹惰抑又甚焉箴之意果安在哉莊周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乎伯玉獨何人晩年進德如恐不及一日而勝似一日一年而勝似一年畢竟六十而化則縱余無似聰明日淺筋力日退然不敢以年老而或怠隨分着力日讀聖賢書以性理爲菽

飯以講習爲活計以言乎一日則夙焉而必
念今日之寡其過夕焉而必念今日之果能
寡其過日日如是又日必如是而以言乎一
月則必念是月之所爲果有進於前日些有
所進則因其所進而求欲更進須如上灘之
船猶恐或退漏自刻勵隨日劄記待到明年
之除夕又復點撿庶或有分寸躋攀不似今
年之依舊技倆則豈非所謂知非底工夫豈
不是化之之基本亦豈非聖賢無限進道之
法耶自知其非非一非二德性欠溫和威儀

欠莊重辭令患遲慢工業無課程教子無嚴督治家無規模未盡孝於隣比猶未謹於祖稅者此其非之最切要者也遂作知非八箴而爲之序云爾

念爾德性必懋溫和天地生物絪縕若何　若德性

念爾威儀必要莊重瞻彼泰華既靜且重　若威儀

念爾辭令必戒遲慢聽者既厭躬則斯遁　若辭令

念爾工業必嚴程課汗漫優泛作輟恒多　右工業

念爾教子柰不嚴督必琢必磨愛之如玉　右教子

念爾治家柰無規模豳歌七月盍諭妻孥　右治家

念爾鄰比無敢生嗔自我先施物與同春　右鄰比

念爾租稅無敢慢期不惟畏法分職攸宜　右租稅

識

大耋安公 胄晦 遺事後識

追陶李先生嘗論小白之勝而歎竹溪諸安赫赫相望其意蓋曰安氏之氏於興州者屹然與小白相上下也目取安持憲致黙君所撰次大耋安公遺事而觀之於乎偉哉尚矣文成公非後生末學所敢議到而有曰文順曰文淑曰文惠曰景質曰判書曰郡事曰副司直曰國子生曰教官曰僉中曰參議曰執義諸公學問也政事也勲業也文章也節義也清白也巨賢名儒接踵騈武有聲於家國要之皆原於孝也

執義以後世有隱德潛光逮夫大耋公承家學之緒禀天質之美一生事行盡從孝字上做來不曰有愉色者必有和氣乎吾見公之辭氣藹而是和氣曠然坦夷無表襮推異底意其所畜槩可知矣卒坎壈乎野得年八十九而病終于家及其葬也數郡之士聞而會者盖千于焉有以爲公孝子也長德也其葬也豆以士林之禮余以顏厖未進敢獻言於座曰此禮甚鄭重反非公韜晦之意事遂止然尚令人發汗愧懼矣吾聞之公之養親有泉魚日長之異侍疾有血指回甦之感省墓有猛獸屛跡之事而今其遺事並

闕焉何哉意者持憲君於公爲宗人也懼夫一毫涉於溢美而故略之耶何其安氏之多賢也其孝子元璣氏儼然憂服今七十二歲矣深懼至行之湮沒以遺事來示鑒也何敢當是寄曰略叙平日慕用之意云爾

東園蓮桂案識

東園之有蓮桂案盖追前輩遺意也昔我上舍龜川徐公嘗留意於此事今其二蘇存愚在懋以蹔亦嘗與聞其事相與講修是帖而以遺來許不亦善乎追先志孝也啓後進仁也遂欣然書之于卷端

附錄

行狀

公諱鏧字士亘自號老雲翁洪氏系出南陽始祖
高麗金吾衛別將同正諱先幸我　朝有諱瀚吏
部右侍郎有文章能亘諫燕山戊午坐史事杖流
道卒子胤昌內贍寺判官子昷掌苑署別提　贈
益寧府院君子可臣號晩全以德行文學重於
昭敬世歷臺憲至大秋官嘗牧洪州以清難元勳
封寧原君卒　贈右議政謚文莊子榮府尹　贈
吏判子宇定號杜谷光海朝坐海州獄配處八年

長陵改玉後得昭釋因韜晦以遺逸薦 特除大君師傅不應丙子斥和入太白山屢徵至水曹郎皆不起卒 贈吏判謚介節子允 贈左承旨生諱游聖是爲君五世祖也高祖諱僖有文學早卒曾祖諱得全祖諱邁考諱始淵妣昌寧成氏淸白吏以性之後彦格之女也有女士行君生于 純廟甲子天資篤厚氣守和粹早從定齋柳參判致明學好讀書於性命理氣之辨毫分縷析丁亥姜松西櫄以紹修洞主與諸生講學于本院公以中庸旨義隨章問答累蒙奬詡金文泉熙紹嘗以詩

勸勉之日攝心須靜坐進學在深思公書諸紳兼
事舉業承順志也與仲氏壓齊名場屋戊申增廣
始升司馬是歲丁母憂衰經泣血三年終制一如
丙午之外艱自是益無世念俯讀仰思日與村秀
講論經義佳時吉日相與吟弄於林泉之間案上
常有心經近思錄士類之薰陶成就多出其門以
乙丑正月二十七日考終于寢葬家後龍峀癸坐
之原遺詩文若干藏于家配昌原黃氏栻漢女吏
判士佑之後也子男鍾厚早卒孫男晉裕復裕益
裕於乎公之八世祖庶尹公是我先世祖岳麓公

之女婿也君於我同列而謂我長七年兄事之我亦弟視之無間同氣入洛則必先訪我宿宿而討論經傳以相樂也今已作千古何可忘也君之從子稷厚列君之世系及事蹟請余狀其行誼不可辭遂於邑而書焉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義禁府事同知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五衛都摠府副捴管 經筵日講官陽川許傳撰

墓碣銘 並序

公諱鎣字士貞號老雲姓洪氏系出南陽高麗金

吾同正先幸其上祖也八　本朝有諱瀚官吏議
燕山戊午以直諫杖流道卒二世至諱盅官別提
贈益寧府院君生諱可臣有德行文學歷臺憲至
大秋官嘗牧洪陽以清難元勳封寧原君　贈右
議政謚文莊號晩全生諱榮漢城少尹　贈吏曹
判書生諱守定以清名直節聞　仁廟擢拜大君
師傅不就丙難避地八太白山以終　贈吏曹判
書謚介節郎世所稱杜谷先生是也生諱允　贈
左承旨生諱游聖有經行於公爲五世高祖諱僐
曾祖諱得全祖諱邁考諱始潤妣昌寧成氏淸白

吏以性後彥格女以 仁陵甲子五月十四日生
公於九臯里篤姿禀敦厚氣像從容性至孝不離
親側家勢雖貧窶而甘旨奉養無闕遺與三弟友
愛隆摯待宗族情誼周洽早從定齋柳先生學傳
涉經傳子集日必晨興盥櫛對案究賾肩背竦直
教子侄以孝悌爲本或有過失必嚴加警責每曰
吾家以儒素世傳愼勿墜失也平日用工在四子
書於性命理氣之原無不硏究勘覈一時名碩皆
推詡之遠近操觚之士咸問難而質疑焉丁亥姜
松西公設講會於紹修書院公以弱冠讀中庸遂

章問答累篆嘉奬文泉金公又以詩勸勉之公以是書紳而服膺焉丙午丁先公憂持制甚嚴情文俱備旣治舉業戊申始登司馬尋又丁先妣憂喪祭一如前喪自是無復有進取意築書室于梨陽老圃若菴曰與村秀討論經旨時以山巾野服合侶嘯詠翛然有出塵之想董章一方隨材成就以至功令文字亦主理勝黜其奇僻案上常有心近二書若夫東西銘敬齋箴太極圖說皆朝夕諷誦者也以乙丑正月二十七日考終于寢四月二十五日葬龍崗癸坐原配昌原黃氏吏判士佑之後

栻漢文生一男鍾厚生三男晉裕復裕益裕余荷
公知四十年得公於言議風範之間者若朝暮然
日公之從子稷亭撰公遺事一道請珉石之銘則
不敢辭係之銘曰

案上羣賢進修之志益專也山間數椽聲利之心
莫牽也允爲名祖之令孫而不負賢師之法門也
龍山之原有崇四尺銘以貞之用示千億嘉善大
夫吏曹叅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舘成均
舘事韓山李敦禹撰

輓詞 金騏獻

公彦歸時淚未寄存亡人事兩茫然惜君鶴野聞
天響伊作鵜山擲路邊大斲元來稀合耳初心豈
止小成馬瑤宮近日修文否雙鴈聯翩忽蜕蟬

又　趙時成

九皐鳴鶴聞于天儀羽瑤臺便上仙賊世崇文今
一會華門屬望已多年蓮花大實將朝暮棣萼寒
霜奈後先報道故山旋路啓首卯情理自其然

又　權泳夏

文章此世有斯人六十平生一夢新太學芳名登
籍苑林園晚許絶畦畛郡知聖代還遺逸可惜高

才竟隱倫磊落風儀何處覩九臯寒月尚留神

又　李基東

堂堂義理大明家挺出奇男十丈霞天意分明需
世用騷壇鼓角萬人誇

三年大比榜花纖歲暮邨園上舍啣難力靑雲知
有數居然世事太酸醎

逢場惜別每傾囷卝角交情到老親雲院春花溪
墅月風流文雅意中人

九天閶闔曉鐘悠泮舍相將數月留何處得來如
許士西門立馬夕陽愁

又　李海膺

無家向止賁家聲臯鶴明總太學生置我意中先世誼愛君名下故人情文辭亦旣三冬足步驟端定萬里程如遇薦賢許文正青衿應不表丹旌

又　徐在愚

崇禎花葉一家春文彩風流逈出塵山岳鍾靈豪傑士鄉邦倚重老成人聲名滿世無通塞氣數關天育屈伸六七十年膠與漆斷絃誰續獨傷神

同年同閈字相同童丱今成白髮翁元白神交千載上蘇黃落拓十年中晚工收斂尋佳境餘力提

斷發後蒙人物渺然公又去鵝山南北半如空
蠱死螢乾肘不離中年擺脫吐瓌奇大觀諸葛南
陽廟朗讀龍巖左海碑缺界多酸金橘味故山回
首臘梅枝滿腔風火消難盡天下英豪柰氣衰
輪蹄冠佩日繽紛法拂門墻傳見聞岂濶浜河能
止酒氣凌窮宙尚捿雲彪文死後方稱美鶴骨塵
間竟出羣未識何人銘有道南陲田叟自名耘
来詩披讀一潸然舊病關心只甲年星寻蟠腦魁
偉氣海山終曲寂寥篇小同留帶生階草阿邁先
寧泮沼蓮未了人間多少債也應歸訴玉京仙

數里分山惜別離張皇二十六篇詩天街五月揮
鞭去雪屋三冬病枕移好語寬懷直永訣浮生逢
着來前期暖風晴日西樓會把酒那堪必一悲

又　李庭德

徒步同登小白天坐看雲物兩茫然衰年幸得鵝
湖約道講齋中又一遂
人皆推髫我彈冠攀化依然別杏壇餘事文章華
國手去年携病出長安
臘月梅花淚滿腮美人消息幾時回九皐仙鶴雙
飛盡遺響凄然徹玉臺

又

李得魯

小白鬱㟅竹溪清瀰瀰鶴鳴九臯里中葉莬裘移栢居三舍地情契骨肉慈念昔崇禎老苦心痛華夷大明天地世太白日月時是殷不是周一髮與一影宇宙一男子長嘯奈運非我公生此門貽謨日孜孜資性天所厚躬踐樂不疑攜卷入蕭寺孫燈是吾師沉濫百家篇爬抉一理徵一坐千篇成兀兀不知疲興州文章窟巨匠爭所推淒坊親屈宋豪逸汗參維書雲如拾芥志業胡差池弱冠枉林館幸接英邁儀非徒睦婣誼亹亹語常彜音

姚老耄日我是鬚髮兒雖幼聽古事汝家桀海遲
一門六七袞滿矣靡孑遺東閩馬隆隆李叔來不
蘙循落覩借丁上山勞不彌忠簡埋標地與夫新
占知在殯幾多甚幽宅風水韓日最子孫多文筆
琅玕按科業次第隨汝當能既資苟或好風吹勿
忘一毫絲而余瞻何知覩縷窮夕睇鳳樓寒泉集
瀛亭草川詩逢處相得樂百年好前期像貌甚堂
堂榮衛無小疵於乎上舍旋胡為遽在玆甲子臨
院事修門仰有辭白雲推公先惟吾落後追西倉
泛棲船風利捷如椎花巖須臾過東門朝日隨黃

洋忽破碎傍人神驚羸公問何以處疑然不動其
公聞大笑戲冥然不知歸衛道誠猶薄只見鳶天
飛公言講鶴集端拱互相諮九門五雲裏其奈長
掩曦愧我襲青襟哀君偏毋握豈意辱頻痛竟成
千古憾與疾出國門有心不驚誰學文惟餘事戰
兢有所持時從牌拂席聞道以爲毗失弟旣如彼
失兄又如斯江月五更夜遺風何所之我疑孰爲
質我過孰爲規草長新阡土樹老古水湄鵝溪問
幾曲曲曲起悠息

又　李庭龍

憶昔同登小白高見君芝宇異凡曺與州苐一風

流伴携取香蘼與濁醪

無家有髮大明臣名祖風聲聳後人君亦古家竒

偉士縱横今昔說津津

自許軒軒大丈夫後来歸宿是吾儒褒衣愽帶相

逢地上面書腴不可誣

聞道西爲馱病歸青囊妙訣世間稀九臯老鶴尋

無處北望令人淚沾衣

又　權靖夏

胎禽喉九臯高亮掃啾嘈常恨未聞天遼陽倏遠

翺

欲說平生親轉頭跡已陳只將無限痛和淚送轜

輴

又　　成鎭震

自少論心到六旬風流氣槩未全貧景瀛亭月無

邊夜小白山雲有主人夙許經營天下事暮年寥

落巷中塵更憐芳草丹陽路灑向鴒原淚滿巾

又　　金輝蘊

修文今古誤才名聞道斯翁象與兄泉下那埋兗

典策人間無愧郭碑銘西庠老矣違初志南土遽

然失主盟半世從遊皆往事斜陽不禁淚交横

又　徐任懋

自洛行裝二豎侵六旬如瞥送光陰蹤歸鶴岀雲輕重誼酌龜溪水淺深一代頗操文士柄百年空絶故人琴適因寢警違攀紼悵望虛屛淚滿襟

又　申錫昻

太白家聲逮我公寬仁剛毅復和融山南義理推盟主林下窮居聽化翁自昔交遊先子長如今邦忍後生恫友于不以幽冥異兄弟相隨一歲中

又　李璨

南州人物轉蕭然賴有白雲洞主賢栗里清風曾赫世芥宮烏選自英年吾林政倚長城屹泉路還㙜大被連千里陪遊渾似夢後生無復拜床緣

又　金喆銖

老雲洪上舍歸路白山高藝苑揮旗屹蓬廬着脚牢二難同遠逝多士各奔號有鶴天門逈長鳴過九皐

又　權重淵

家世南陽十世餘風流文雅耀先廬所嗟削璞當年刖光價何如䕺軔初

潦霽功名白首壁明時重歎老蓋釐楊公有草賁
難逐百歲中間又肩摟
晩許林園自縱時一方文敎賴公持如今士抱龍
亡處挾冊遑遑迷所之
薇閒咫尺是公家自昔偏蒙寄意遐從今欲向東
園去巷少居人感淚加

祭文　　　　　　　　　　　　金重曾

顯顯惟靈晩杜覺裔璠璵正脉毓精鏟光性稟剛
明氣挺豪爽文垣逸駕妙歲高驤屈宋權輿班馬
筋髓聲金佩玉厥詞桀彰薄言采荷泮林增彩綵

綸館閣朝夕且升世好齊竽我尋孫賦九臯淚處
老鶴翺翔清音未霄澗谷終日物外高致運付詩
樽黨塾賢祠儒盟是主造我髦士抹批勤荒鑑藻
公平風流篤厚一方文獻振竭興頹雲烏軒裳誰
得詿悪顧余蒯劣逐臭謬蒙早擬蓬麻晩仍蘿蔦
矢言相仗以卒餘年云胡一朝壁宿遽晦鄭夢成
讖郢斤增悲衿紳共欷我哀何極襄不臨壙祥闋
薦醑辜負幽明實非始慮前由旣迸後會寧遲将
此滿腔以俟冥道替喉告訣哭不盡哀不昧者存
庶賜歆顧

又　金輝京

於乎古人有言曰一生一死交情可見夫交在於心情形於外在心者吾可自知而形外者他人皆可得以見之矣若於死生之際無情之可見於外者則其可曰交乎心乎於乎公與我交爲何如也靑陽相遇白頭愈親公之所好我必好之我之所惡公亦惡之平生契合洞然一出於心則其交之爲莫逆吾二人固自知之審耳然而公今死矣我其生矣其情當于何而見之也纊息定而不得視其飯重壚闇而不得執其紼周而一祭而又不得

一言告訣匆匆已七百有數旬而曾不若尋常村里之人焉所謂他人之可得以見之者皆蔑矣入謂我何公謂我何哉其太上之忘情耶其負之矣自公之死惘然若郢斵之亡質牙撚之失期眞坊慟怛結在心曲逝將貫幽顯而不滅則此乃交之在心心發爲情交情之可見者朕矣古人之言其謂是耶於乎公挺生晩杜之家有文章氣節必年梁楚僵走餘子步武芹宮華聞藉蔑究其志業若將有爲而畢竟與時抹摋未沾一命之曾纔止六旬之年天意又未可知也生者之情乎何以爲

心也於乎炳心香灑心淚酹以一觴靈若有知尚
鑑余之心

又　　徐在愚

山南傑士有蹇雲翁簡亢高古實惟家風聰明剛
健天賦之豊人知不知皆曰知公知之深者惟此
愚家戚聯閭井生並萊蓬奇談警句肇自成童初
年步趍綠駬蹄空鞭恐先着琵欲加工中晚落魄
拊釼崆峒出入大方見聞廓充屈志損交與我磨
礱寧拙無巧寧坦無崇華闇日著眞興泮宮踈牙
著疊已判窮通肥家孝友和氣浹融出門同人柱

者懰懞於我信處責善謀忠剛柔相濟華實適中清齋秉燭分寸効功洛建諸書通讀始終詩宗杜陸賦埒褒雄間以月評百家類叢動輒距蛩離則鱗鴻出或分謗入則開矇未始或異不必苟同士生斯世惜我固窮肩墻斗室萍梗西東鵝溪溯洄來往郵筒披雲叫閶瞻彼洛嵩馱病旋歸江漢孫蓬眞元內鑠客氣上烘雖甚膠漆未分瀼恫首邱得正無憾于裏隣乏友輔鄉失棟隆壁我白首獨立疲癃瞽將焉相飛不能翀環覼海內寂歷孤桐中祥薄奠萬倍恇忡神之格思如見于躬

又　金樂近

於乎惟公資禀旣異而克養有道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求諸身而身有餘敎諸人而人易從博文强識誠好力究言有物而不越乎六經行有常而措之於一身蘊之爲德行發之爲文辭蔚然爲嶠南士林之翹楚南州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意謂芹宮桂籍自在分內而次第拾取大有施爲之望矣奈之何命道蹉跎屢屈禮闈晩蘉司馬之名於公豈足爲安於小成耶自是以來稍謝名途歸居盤阿將爲晩年菟裘殆古人所謂隱者之所盤旋

而取之耶遂營數椽茅棟於北山數武地盖從學者之爲公棲息之所也圖書滿壁編帙盈架茅簷之下風月無邊菊籬之間花竹秀野暇日尋芳啓侍杖屨執經問難征邁日月茶飯先賢之格言花酒古人之詩篇一日二日而不厭不倦者六年於玆矣於乎事與心違命與時舛人生離合亦自有數而況師友講習豈徒偶然哉旋返鶴臯復儗鵝湖自玆以後軒屛之進候間濶杖屨之賁惠亦稀然而嚮仰之誠垂眷之意豈尠於前日同里之時也吾道南爲公議西征偶以嗽石之症漸成膏肓

蝶將辭旅館肩舁南下自春徂冬每每診候慰以翼日之漸瘳則公亦爲然而甲子詩在枕上矣手叹指之且以諷之曰句語平穩筆力遒勁我非盡然於時月之入也左右聞此驚喜交極小子還巢私自語心曰味其句語則優哉遊哉之意有平日定力庶望神明之扶護矣那意野書忽報於旬日之半哉月纔圓缺而仲兼長老亦如晨星之零落天胡不憖一至於此歸視雲齋瀟灑虛亭巋然若靈光之獨存矣小子後生更於何而考德而問業也毋旐催發素帷寘奠荒詞告訣物薄誠切尚冀

英靈虔歆來思

又　徐在正

伏惟尊靈晩杜家學大明舊族太白華閥趾美承緖世有碩德猗歟我公克紹前烈天姿篤厚充以學力論議峻整器量宏廓藹藹春温落落霜傑步趨旣正操履愈確博以說約和不流俗義理之判如辨黑白早就有道坪門立雪切磋磨礱益掘規矱憲堵顔瓢講論不撤悅我芻豢如嗜菽粟華國文章明時黼黻重逹蘧教俯首場屋輒居前列發必中疊晩年沼壁豈盡蘊蓄爰及賢咸登庠繼迹

退坐印園討論經籍塤箎迭唱隨遇相適皐塾詠
菊梨齋看竹左圖右書仰思俯讀朱退遺則濂洛
要訣固窮安分守一處獨無意名利樂我泉石公
議漠然干旃不予世道之壁非公之屈薑辛一方
斐然多作奬進鄉髦菀有矜式惟時小子優蒙拂
拭夏做冬課指路單的操几釁舍摳衣京洛戒以
字敘尤加警惕有所狗嫌遵行未得居在隣比柱
屈昕夕家君命酒小子掃席永期百年那意今日
千里輿疾八朔沈痾嶠南運否奄然易簀斯文望
絶吾黨氣塞丹翁繼逝未間一月稍慰哀亂咸曰

式穀宿崇差減伏想陰騭周祥已啓典型爰憩邈荒
辭告訣敢薦泂酌仗惟尊靈庶賜歆格

又　從子穆厚

我家南來世篤先休幾圯于中累經桑海亦粤王
考叟手扶厦積仁累義篤生府君天姿卓越鳳立
鷄羣風流簡亢修竹千仞言辭條暢蠱如洪鐘就
之淵深望若山重弱齡文垣僮走籍湜早登法門
親承旨訣傍治舉業術首場屋豈徒立揚承順親
志魚目渾眞累刖和寶自泣風樹念絕名塗晩遊
靑宮冠盖傾洛鶴鳴于臯若將聲徹命與時違薄

言尋初梨山之陽爰卜菟裘圖書滿壁花竹盈砌
朝評水石夜誦箴銘間速賓朋迭盪壺觴于于鼓
篋一方婣幪爰及吾父塤箎迭唱出必聯節入則
同被中緣捷胥朝東暮西看雲之什在在箱笥客
歲峠闍輿疾南歸八朔沈綿遽至呼皇天劉吾家
胡寧至此襄樻未畢先人捐背不肖無似質劣才
疎樂有賢父庶無大謬旬月之間奄哭二父冥頑
視息尚此寄世長城頹矣外侮誰禦砥柱傾矣洪
濤若何每對從兄不言而淚稍俟神定撰次行略
求諸秉筆傳之千億靈如有知庶憐衷曲

老雲文集卷之六終

輝濟少時頗聞汝南評興州之士老雲洪公爲巨擘焉公杜谷先生之后也盖其遺風餘韻固自有所傳瓌材博學妙年已立幟賈壘騁場屋汗籍湜莫之或先吾族兄山淵公以詞賦雄於世於公先進而每稱之爲可畏然而終落魄有命存焉爾公其有見於此乎及才小成不復爲進取計遂老雲林乃築室於梨陽日靜坐玩經史以教授生徒或良辰雅集閒居勝賞輒以詩自娛凡四五七言古律千有餘首近體則豪放慷慨全學劍南和淵明及陶山雜詠皆平澹蕭散亦頗得其意趣其文不

甚多章多醇雅而若辨解等諸篇尤可見晩來用
工之深有非工令中人所能到也平生著述宜不
止此歿後十許年殆盡亡佚公之胤鍾厚甫夙有
資志文藝足以紹修而不幸早逝從子稷厚門人
金輝奭相與蒐輯若干而稷厚甫又不幸輝奭懼
其終泯遂與稷厚子學裕鍾厚子晉裕兄弟圖所
以繡傳其須皆輝奭自擔拮据以庀之者也盖裕
來屬不佞以正丞亥刪繁複彙為三編不佞晩生
孫陋不獲從公遊意以時人所傳誦者爲至矣今
乃得斯文而讀之所知於前日者要覺淺尠也盖

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人覲於
是集亦可以知公之爲人也因盥手而爲之書監
役宣城金輝濬謹跋
歲壬辰老雲先生上舍公遺集成於乎公平日所
著述豆不止此捿屑之中散佚不收獨詩若文若
干卷在此特全鼎之一臠惜哉公下世之後從學
之士謀所以壽其傳斥書塾廢材又各出力逐年
拮据今已二十九年而當時之人多零落存亦衰廢
金斯文輝甋甫體其先人之志與公之從孫學裕
合謀敦幹募活字繡印于檜石書堂閱月而功告

訖旣而諸賢以余在門孫之列請一言以尾之余曰公之言行大致人已耳目之其寄諸文章者非集無以傳諸賢之功豈不偉哉然余切有所感公德宇渾重才氣英頴自幼篤學已有近裏向上底意而念家世屢親命早治擧業颺聲於場屋戊申始登庠遂慨然回車築小齋左右圖書俯讀仰思期有實得觀於下解諸篇可見其用工之篤大蓄無施卒老作窮廬一上舍斯豈非後生之遺憾也歟雖然河汾之間有晉鄙之薰紫蓋南北青襟濟濟則公之學固可謂行於一方而是集之傳亦將

不朽於百世之下矣若夫威勢爀而埋沒了後世
篇帙博而不足以嘉惠來人則不可與籠總論也
其得失後之人有能辨者也玄默執徐扐月下浣
族孫鍾善謹識